

一兜柴鸡蛋

●胡晓



去年10月份,我休完上班后到分包的贫困村——张官营镇后城村看望帮扶的贫困户温金友。我买了蛋糕和方便面,带了五个月大的小儿和母亲一起前往。记得那天格外晴朗。

温金友今年71岁,是五保贫困户。那天,到温金友家时大门紧锁,问了邻居才知他去镇上卫生院了,于是便在门外等,约莫半个小时的时间,温金友骑着车子回来了。看到我,温金友既吃惊又高兴,赶紧掏钥匙开门,边开门边说:“闺女,你的假期结束了?这么快可上班了?之前咱们通电话你也没说一声今天来,我好提前准备准备饭菜。”“嗯,一直休假,中间咱们电话联系不少,但是好久没见了,想来看看您。”我笑着说:“来了就来了,还给我买东西,花这钱干啥。大家都不容易,上有老下有小的,这小孩也跟你一起来受罪了。”温金友摸着孩子的头,怜爱地说:“温金友家,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,主房漏雨需要修缮,他挪到了一小间偏房里,一张旧柴床,一把旧椅子,和着锅碗瓢盆一起,拥挤在那狭小的空间。他长年患腿疾,走路一跛一跛,但精神头还不错,也很乐观。那天,交谈了个把小时,我把温

金友家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一记在了本上。临走时,温金友拉着我的手说:“闺女,你也不容易,还有那么小的娃儿,不用光来看我,你看我一切不是好好的嘛……”那一刻,他朴实又真诚的话语深深地触碰到了我心底最柔软的部分。他的话语,像亲人般温暖。

在随后的日子里,隔三岔五,我都会带着小儿去看望温伯。温伯看到小儿总是既疼爱又怜惜,我们俨然已是一家人。再后来,小儿稍大些了,再去时就带温伯,温伯没看到小儿,总要问上几句。一来二去,我们之间亲情的成分多过了帮扶的成分。有一次,我去看望温伯,临走时,他从床底下的小盆中摸索着拿出来一兜鸡蛋,递到我手里,说小儿正需要营养,这十几个鸡蛋是他自己喂的鸡产下的,纯天然,让小儿吃补充营养。我一看,忙推托,温伯生活已经够不容易了,怎能接那鸡蛋?推来让去,温伯显然生气了,说这些鸡蛋是专门为小儿攒的,要是不收下就是嫌弃他。我只好接过鸡蛋,随即掏出钱塞给温伯,温伯一看,立马变了脸色,说我把他当外人了。无奈,只得作罢。看着眼前这位朴实的长者,又看看那家徒四壁的境况,我深深意识到,我手中接过的不只是鸡蛋,更是一分沉甸甸的责任与信任。

那天,走出温伯的家门,夕阳正好,余晖洒在他身上,我似乎看到了这位七十岁老人过上幸福小康生活的样子……

后来,经过申请,温伯的房子修缮了,家里还进行了“六改一增”,温伯高兴不已,我更打心眼里开心。再后来,由于帮扶人员调整,温伯不再是我的帮扶对象了,但每次去村上,我都会去温伯家看看,给他带些衣物和食品。温金友——这个村上人眼中的硬汉,落泪了。我知道,那是幸福的泪水……

葵花向阳

●张淑玲

穿着你赠予的金色秀衫
仰着一张永远的笑脸
怀爱意无限

延续着千年绵绵
依旧挺立着傲骨嫣然
风雨摇落万种思念

从你东升到西偏
寂寞对无言

年复年年
挥不尽落寞空前
淡淡深情无边
淡淡痴心崖前
且涤荡丝丝辛酸

犹自酿就多多香甜
倾颗颗心意满满
洒向人间
尽皆欢

黄山行

●李文超

“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。登黄山,天下无山,观止矣!”

明代旅行家、地理学家徐霞客先生先后两次登临黄山后得出如此之感叹。

黄山是我国“五岳三山”中“三山”之一,作为旅行爱好者的我来说自然不会错过。由于平时工作繁忙,无暇出行,近日恰逢佳节,我有幸一睹黄山之风采。

乘车至汤口镇,有一气宇轩昂的石牌坊,书有“黄山”二字。此为黄山的南大门。这里以温泉著称于世,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当年就曾“浴于汤池”。

进入景区,山势渐高,车盘山而上。夹道竹秀林茂,幽趣逼人。少时,至慈光阁,登山旅程才正式开始。壁立万仞的岩壁耸立两旁,仿佛列队欢迎游客的到访。

玉屏峰介于天都、莲花二峰之间。但见满目奇峰怪石,劈地摩天;松树皆长石隙中,枝虬而叶短,苍郁而葱茏,刚劲而挺拔;云烟飘忽不定,天气时晴时雨。

徐霞客在游记中写道:“左天都,右莲花,背倚玉屏峰。两峰秀色,俱可手揽。四顾奇峰错列,众壑纵横,真黄山绝胜处。”

沿石级行二里有余,至文殊院。文殊院背靠玉屏峰,左有狮子,右有象山。狮石上刻有“江山如此多娇”八字,为毛泽东手书。石旁,有一棵千年古松,就是久负盛名的迎客松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,迎客松的铁画悬挂在人民大会堂的安徽厅,此后,迎客松成为黄山的象征。

天都峰由于环境和安全的原因未开放,于是向光明顶进发。光明顶与天都峰、莲花峰并称黄山的三大峰,海拔1860米。

至百步云梯,此路仅容一人通过,越往上走越陡峭,身旁不是高耸的峭壁就是幽深的山谷,有的阶梯角度接近九十度,我双手扶梯,手脚并用,以准确的姿势诠释了“爬山”二字

的含义。山间云雾缭绕,突然一岩高耸,挡住去路。仔细一看,好似一只鲨鱼张开大嘴。我们从森然可畏的鲨鱼口中穿出。至鳌鱼峰,天风撼人。我们几乎是俯身爬行,生恐失足跌进万丈深渊。

过海心亭,往北就看到了著名的飞来石,此石为电视剧《红楼梦》开始时贾屏上出现的那块石头,可能是角度或者时间的原因吧,跟电视上的不太一样。

光明顶近在眼前,一个大圆球进入视线,听旁边带团的导游说那个大球是气象站的仪器,好像去年在哪个山顶上也看见过。光明顶海拔1860米,为黄山第二高峰,因高旷开阔,日照时间长而得名。这里是看日出、观云海、纵览黄山的绝佳处。古人曾在游记中提及此处:“所谓三十六峰者,罗列舒张,横绝天表,众岫叠嶂,效奇献秀,尽在一览。”

已傍晚,取出背包里的帐篷,今夜天为被地为床,尽享黄山之美。极目远望,只见西天残阳如血,一轮落日悬挂在半山腰,欲坠未坠。此等美景自然要保存在相机之中,以便日后细细品赏。

第二天早上五点钟,我被嘈杂的声音吵醒。哦,要看日出了!只见东方云海之中一抹红,慢慢地,慢慢地,太阳从云层中升了起来,只见天空由暗变亮,稍一眨眼,太阳就跳了出来。清晨的阳光照在松树上好像给松树披了一件红绸子似的。

收拾行李,出发,向云谷寺走去。一路上,狮子峰、石猴观海、曙光亭、梦笔生花、始信峰、白鹅岭、仙人指路等景点如画卷一样在眼前展开……

青松在悬崖上争奇,怪石在奇峰上斗艳,烟云在峰壑中弥漫,霞影在岩壁上流光,自然的美在这里汇聚,在这里升华。在黄山面前,时空变得狭小,沧桑变得平淡。

不愧是大自然的娇子,独领着天下奇山的风貌。

老家正阳无山有水,两条大河绕县而过,一条是汝河,还有一条是淮河。正是由于汝淮之水的浇灌,正阳大地成了种植的乐园。种什么长什么,长什么都能长得好。比如种水稻吧,大田大米品质优良,享誉海内。种小麦吧,寒冻面粉口感一流,尽人皆知。种大豆成了省里的大豆高产县,种花生成了花生大县,种西瓜也理所当然地成了西瓜大县,谁叫这一方土地这么好呢!

说起正阳老家的物产,林林总总,不胜枚举。然而常常萦绕在心的,却是那一块酱红色的大头菜。啥叫大头菜?就是盐渍的芥菜,有团团的也有半块的,所以就叫大头菜。那年头,老百姓的菜篮子还不丰盛,大头菜就成了饭桌上的佐餐小菜。早上,把大头菜切细了,拌上香油,下饭最爽。正阳的大头菜盐渍方式独特,呈酱红色,有一种酱香味,堪比牛肉干。记得小时候的书包里,就常塞一块大头菜,课间休息时,会拿出来嚼几口,成了儿时最难忘的美味。

一个人儿时的习惯是会伴随一生的。享用家乡的大头菜,是我生活中的

爱好,无论是在物资贫乏的年代,还是在吃啥有啥的富裕年代,早餐的习惯是要吃一点大头菜的。这些年,去过不少地方,尝了不少各具风味的地方小菜,还是觉得家乡的大头菜最可口。几十年来,我和大头菜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

直到有一年体检时,突然发现血压有点高。医生问,你吸烟吗?我答,不吸。喝酒吗?也喝。熬夜吗?老早就睡了,不熬夜。医生又问,喜欢吃咸菜吗?我忙答,喜欢吃大头菜。医生问,啥叫大头菜?我便把家乡的大头菜眉飞色舞地介绍一番。医生听了不住地吧嗒嘴,但还是正告我说,不吸烟,少喝酒,不熬夜,少吃大头菜,才能把血压降下来。

不吸烟不喝酒好办,早点休息不熬夜也不难,但是少吃大头菜就不太好办。因为几天不吃心里就痒痒,几十年的习惯,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掉的。每当端起饭碗,纵然有鱼有肉,也总想来点大头菜爽一下口,不然就觉得少点啥。妻子在身边说,少吃点那东西吧。儿子也总是说,别再吃大头菜了,吃点青菜吧。但青菜怎么能比大头菜呢?

就在我为了吃不吃大头菜摇摆不定时,偶然读到了一则故事,让我深受启发。

美国石油大亨保罗·盖蒂没有发迹前,曾是个大烟鬼,烟吸得很厉害,手不绝缕,一天要两三盒。

有一天,他开车路过法国,天降大雨,行路困难,他决定就在小镇的一家旅店过夜。

吃过晚饭,旅途劳顿的盖蒂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

深夜两点钟,盖蒂醒了,他想抽一支烟,拉开电灯,顺手抓睡前放在桌子上的烟盒,不料烟盒是空的。

他下了床开始寻找。先是搜寻衣服口袋,毫无所获。他又去翻拣行李袋,希望能从中找到一包烟,但还是让他失望。他急得一身是汗。

这时候,旅店的餐厅酒吧早已关门了,他唯一能得到香烟的办法,就是穿上衣服,走出旅店到几条街外的火车站去买。因为他的汽车停在距离旅店有一段距离的车库内,他只能步行。

越是找不到烟,抽烟的欲望越强烈,

会抽烟的人大概都有这种体验吧。

盖蒂脱下了睡衣,穿上出门的外套,在伸手去拿雨衣的时候,突然愣了一下,他问自己:你要去干什么?外面在下着大雨呢!

盖蒂站在那儿寻思,一个走南闯北的所谓社会精英,一个到处投资创业的企业家,一个自以为有能力对别人发号施令的人,竟然要在三更半夜离开旅店,冒着大雨,越过几条街,仅仅是为了买到一盒烟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习惯?这种习惯的力量为什么会如此强大?

沉思过后,盖蒂下定了决心。他把那个空烟盒揉成一团,扔进了纸篓里,脱下衣服重新躺到了床上,带着一种解脱甚至是一种胜利的感觉,甜甜地进入了梦乡。

从此以后,保罗·盖蒂再也没有吸过香烟,他的事业也如日中天,越来越红火。习惯是日积月累的行为,能支配人的行动,而人一旦下决心当习惯的主人,一切都会改变。

亲爱的大头菜,我也要改变一回了,但你永远是我心中最美的一道菜。

●侯国平

静夜听琴

●张娟

夜凉如水,月华似银。

带着孩子来到朋友白璐家,请她随兴弹奏一曲。朋友带着恬淡的笑,不看乐谱,双手便灵巧地弹起琴来。琴声如夜的羽翼,轻盈地翱翔在心灵的天空。

一曲如泣如诉的《红楼梦》插曲,勾起了回忆……

记得和友初相识时不过十五六岁的年龄。当时她扎着两个又细又长的辫子,圆圆的脸上一笑便漾出两个酒窝,双眼虽戴着近视镜,却充满灵气,且又黑又亮。

全班54人,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小妹妹,不仅因为她长得可爱乖巧,而且因为她心地善良又多才多艺。每当她走进教室,便会有人煞有介事地摇头晃脑吟起诗来: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因为诗中的“白鹭”与她的名字“白璐”同音,所以常常有人以此来逗她,并配以搞笑的动作,也常常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我家境不好,一边上学一边给一个三年级的小姑娘当家教。为了让晶晶能学会学好,我常常回到宿舍不会太早,但无论多晚,同宿舍的她总会惦记着给我开门。那时我贫血,父母有时会带奶粉和鸡蛋送到学校。每当我让她吃时,她一边拒绝一边说道:“看你瘦成啥样了,留着自己好好补补身子吧!”其实同学们吃的都是缺油少盐的大锅饭,心里是多么馋呀,可她连一个鸡蛋也舍不得吃,只为留给我。

同宿舍八个人,大多家境还算可以,于是过生日时会轮流买水果罐头等来庆祝。但我着实心疼那些花销,想起在千米以下的矿井里挖煤的爸爸,想起和男人一样出力织钢筋的妈妈,他们省吃俭用寄给我的学费怎能不花得仔细?因此类似的聚会我一般不参加。由此导致了自己的不合群,有些同学颇有微词,唯有她,不仅理解我的苦衷,而且总是用言行举止温暖着我。

我们都喜欢写作,所以常常玩填诗游戏,你说出上句,我对出下句。对来对去,乐此不疲。我常常惊叹她的才思敏捷,而她也时时夸我对得不错。

后来参加工作了,我们仍是朋友。每当遇到挫折,会彼此聊聊,再互相打气。她无论身居何职身处何地,总是怀着一颗淡泊的心,率性真诚地为人处事。得意时不张扬,失意时仍淡然。有一句话在她身上最贴切不过了——“宠辱不惊,闲看庭前花开花落;去留无意,漫随天外云卷云舒”。

记得上学时有次搞包饺子的活动,笨手笨脚的她一根一根地洗韭菜,同学们哄堂大笑,谁能想到今天的她竟会成为烹饪高手。有时候她做了好吃的东西会叫我去品尝,每次我都津津有味地一边吃一边不由自主地啧啧称赞。时间真是一位魔术师,把一个曾经不会做家务的女孩磨炼成了优秀的主妇。

有时候读了她的美文,听了她的歌声,我会泪湿眼角。而她听了我的心语,读了我的文章,亦会用温暖的眼神安慰我。在她身上,我汲取到许多积极向上的力量。相同的秉性,共同的爱好,让我们有许多聊不完的话题。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!”有此佳友,夫复何求。

“妈妈,阿姨弹得真好!”儿子一边轻轻说着一边揉了揉我,把我从记忆中拉回到现实。平日调皮捣蛋一刻也不消停的儿子,能如此安静地听着朋友弹琴,可见琴声的美妙。

静静的夜里,世间万物正在酝酿着真情和温馨,抚琴的友人让我情不自禁地浮想联翩——不知是琴声陶醉了月夜,还是月夜融化了琴声;不知是友谊让感动浸入心扉,还是感动让友谊地久天长;不知是生活润泽了我们的风景,还是我们也成了生活的风景……



西藏民族服饰珠峰秀

新华社发



为了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睛

●刘万增

列夫·托尔斯泰在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开篇写道: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,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。”因为有了这样那样的不幸,多少让人揪心痛恨的事情在不断地上演。

“养不教,父之过”,这是几千年来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遗训。作为父辈,我深信,他们一定热切地盼望着自己的孩子早日成才,报效国家,然而,当羸弱的父母再也拿不出那微薄的“束修”的时候,他们含泪无语的脸庞后一定藏着一颗滴血的心。每次当我看到罗中立那幅题为《父亲》的油画时,我的心总在不停地颤抖,那车辙似的皱纹、那犁把似的手、那缺了牙的嘴和手中端着的一个破旧的茶碗,一览无余地诠释着父辈们的勤劳、朴实和善良。我曾经为此写过一首诗:“一副沧桑脸,满脸刚正魂,怜家转无话,担重过千斤。”是的,不论是什么原因,对他们都不能再有一丝一毫的苛求和谴责。

“余幼好书,家贫难致。有张氏藏书甚富。往借,不与,归而形诸梦。其切如是。”“当余之从师也,负篋囊展,行深山巨谷中。穷冬烈风,大雪深数尺,足肤皲裂而不知。至舍,四肢僵劲不能动。”这两段话分别是清代大文学家袁枚和明代大学者宋濂在《黄生借书说》和《送东阳马生序》中的自叙。古今一理,对于今天嗜书如命而又无钱上学的孩子们来说,其心中的渴望和所受的苦难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1991年4月6日,安徽省金寨县双河乡张湾小学一年级学生苏明娟正在上课,她的小手紧握着一截铅笔,抬头望向黑板时,她清亮的眸子里充满了求知的渴望。那瞬间的眼神定格为



一幅打动了千万人的照片——《我要上学》。从此以后,这个大眼睛姑娘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中国“希望工程”的大旗。这个让千万家庭和孩子充满希望的“希望工程”,曾经和正在救助着无数的贫困学生。

“英雄气盖苍生,为教伊人,虽千万里吾往矣!”“感动中国”2004年度人物徐本禹就是这样一位英雄。如果眼泪是一种财富,那么徐本禹就是一个富有的人,在新的世纪里,他让我们泪流满面。他从繁华的城市走进大山深处,用一个刚毕业大学学生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倾颓的教室,扛起了贫穷和孤独,扛起了本来不属于他的责任。这个曾经在别人帮助下完成学业的年轻人,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回报着社会。在他的努力下,贵州省大方县大水乡大石村大石小学的32名小学生乘飞机来到北京,看到了心仪已久的“平房”。大石小学的孩子是不幸的,但他们也是幸运的,因为还有很多的像他们一样的孩子依旧徘徊在校园之

外。我们需要徐本禹,我们更需要一种制度上的保障,保障徐本禹,保障所有的孩子们。

“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;幼吾幼,以及人之幼。”这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大仁和大爱。1996年6月和10月,“希望工程”相继收到两笔共计五千元的捐款,署名是“一个老共产党员”。

这位老共产党员就是邓小平,他一直在关注着贫困地区的孩子,关注着祖国的未来。他曾经深情地说:“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。知识不是立即就能抓得到的,人才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,这就要抓教育,要从娃娃抓起。”这是邓小平同志一个人的言与行,这更是党和国家对这一百年大计的思考与判断,代表着现代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呼唤与重视。

虽然是“艰难困苦,玉汝于成”,但娇嫩的幼苗终究不能抵御狂风暴雨的轮番侵袭,在他们成长为大树的过程中,需要大家给予更多的关爱与呵护。我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一天:这种风气的形成,这种环境的构建,这种社会机制的完善与推行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”,教育脱贫政策的出台,让我又听到了无数孩子们率真无犹的笑声。这是民心所向,这是“功在千秋,利在后代”的大业,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兴道路上奏出的最强音。

“少年智则国智,少年富则国富,少年强则国强。”这是梁启超在《少年中国说》一文中的伟大论断。迈着轻快脚步走进校园的孩子们,正在汲取着知识的养分,成长为道德高尚、头脑睿智、体质健壮、人格独立的栋梁之材,由他们主掌的明天,相信会更加美好和充满希望!

